

规划 20 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

Planning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 Cities

[加拿大] 戴维 · 戈登 编著
(David Gordon)

王伊倜 王川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市规划经典译丛

规划 20 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

Planning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 Cities

[加拿大] 戴维·戈登 编著
(David Gordon)

王伊倜 王川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4-639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规划20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 / (加)戴维·戈登编著；王伊倜，王川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10
(城市规划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Planning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 Cities

ISBN 978-7-112-22792-1

I. ①规… II. ①戴… ②王… ③王… III. ①首都—城市规划—城市史—研究—世界 IV. ① 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3818号

Planning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 Cities / David Gordon, ISBN 9780415280617

Copyright © 2006 Selection and editorial material David L. A. Gordon; individual chapters: the contributor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英国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贴有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公司的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任编辑：董苏华 施佳明 焦 扬

责任校对：王 烨

城市规划经典译丛

规划20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

[加拿大]戴维·戈登 编著

王伊倜 王 川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点击世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9 1/4 字数：419千字

2019年1月第一版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89.00 元

ISBN 978-7-112-22792-1

(2683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译者序

20世纪世界各地的首都和首府城市数量空前增加。本书用大量的实例，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16个首都和首府城市在20世纪这一政治、经济、人文变动剧烈的时期的规划与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了是什么使首都和首府城市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为什么它们的发展路径是独特的，以及为什么首都和首府城市在不同阶段有这样的变化。其中，每篇文章聚焦一个城市（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在一个章节中讲述），由扎根于当地的国际知名学者所作。区别于其他城乡规划的书籍，本书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来阐释他们了解的首都和首府城市。他们不仅从规划的角度，还从政治、历史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例如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规划，早已为城乡规划专业人士所熟悉，但撰写这一章的克里斯托弗·韦尔农，作为景观设计学方向的学者则另辟蹊径，以澳大利亚特殊景观为切入点，对其在堪培拉规划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述；同时他也对沃尔特·伯利·格里芬夫妇的规划生涯进行了追踪和研究。在本书有关堪培拉一章中，他把格里芬夫妇参与堪培拉规划的过程娓娓道来，他还提到很多有趣的小细节，例如格里芬夫妇有关堪培拉规划的效果图大多由夫人玛丽昂·格里芬所绘。与当时很多方案效果图不同的是，玛丽昂的效果图使用了大量深褐色、金色等发光色调，这与澳大利亚的植被和地貌高度一致，受到了广泛认可。我十分喜欢文中一位评论员对格里芬夫妇规划的评价：“建筑物在地面上低矮地扩展开，掩映在树林中，与雄伟地势相比如此渺小，你看到的，不是它们（建筑），而是澳大利亚。”在翻译这一章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飞去堪培拉，一睹那“深褐色、金色的发光”的景观。此外，彼得·霍尔、戴维·L·A·戈登、劳伦斯·J·韦尔三位城市规划的权威学者在本书中作了精彩的综述与总结。

因此，本书是一本全面学习与思考首都和首府城市规划历史的优秀著作，对于我国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城市历史、城市地理学与相关专业的人士，以及有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将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对于我国目前的首都规划建设以及区域中心型城市的规划建设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特别希望那些正在学习或者刚刚接触规划的同学们能够看到此书。刚看到本书英文版的时候，我刚刚走出校门，那时我喜欢的案例城市是巴西利亚、堪培拉、昌迪加尔等新建城市。因为在那，规划师能够成为主宰城市规划的“上帝”（当然现实也复杂得多）；而已经工作了6年的今天，我更加喜欢纽约这样的案例城市。规划在纽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尤金妮亚·L·伯奇在有关纽约的一章中展示了公共和私人部门如何共同合作从而塑造创新性的投资和管理架构，正是这种公私合作机制塑造了今天的超级首府纽约。通过本书你可能学习不到太多的规划技巧，但绝对可以激发你对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在引导城市良性发展？规划师在其中应当担任何种角色？

说到纽约，就必须说明本书在翻译中遇到的一个难题。“capital”在英语环境中指国家或

区域政府所在地，相当于中文“首都”和“首府”，但是中文中二者不能混用，一般“首都”仅指中央政府所在城市。从本书的内容来看，“capital”包括三类城市：国家首都、区域政府所在城市和超国家组织（例如联合国）行政中心城市。我们从词语意义和中文习惯出发，把第一种翻译成“首都”，后两种类型城市翻译为“首府”（例如昌迪加尔和纽约）。但是文中有几处“capital”是包含多种类型的城市的，那么我们按照“首都和首府”来翻译。

简单谈谈翻译本书的感想。本书的翻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让人抓狂的时刻，但更多的是与各方面专业人士进行的有趣的探讨。2014年前后，我和王川师弟从时任编辑的佳明师妹那里看到本书。我们三人均是学习建筑学和城乡规划学出身，看惯了也写惯了各类专业书籍和文献，因此，本书一拿到手，就感觉耳目一新。谁知道，“看起来”和“翻译起来”的确是有很大差距，我们都不是专业翻译，再加上本书各章节来自不同语言系统、专业背景的学者，翻译过程并不顺利。例如上文提到的有关堪培拉的章节，作者所写内容有多有趣，语言就有多晦涩。在翻译的初期，我们秉持尽量忠实于英文原文的原则，导致有些译文十分“别扭”，后来偶然看到朱苏力教授的“波斯纳译丛”，他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并提出“当出现这种翻译上的‘别扭’时，并不意味着哪种语言错了”，而是应当“在价值无涉的立场上通过这种‘别扭’尽可能理解这些别扭的语言在各自的语境中是如何使用的，理解它们是如何同各自语境中其他广义上的行为联系起来的”。^{*}因此，在本书译文的“别扭”之处，我们力求通过搜索更多相关资料，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用意，以顺畅的中文语法把原文要表达的内容更全面、精准地展现给读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了更多作者未提及的内容。

最后，感谢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提供了大力帮助的朋友们。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董苏华老师、施佳明和焦扬编辑，没有她们在版权、翻译、出版等方面的辛勤工作，就没有本书的面世。感谢北京大学俄语系的陈思齐女士，她是长期参与俄语翻译工作的专业人士，在有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章节中给我们纠正了很多问题。感谢梁蓓楠女士，她是法国留学的建筑学专业人士，帮助我们在有关巴黎的章节中更好地理解某些法语词汇。还要感谢 Alex Jarvis Collins 博士在疑难语句翻译上的帮助。

本书英文版还有一本“前传”——《规划 19 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如果多年以后各国学者编纂一本《规划 21 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北京必然是要占据其中一章的，可能还要包含上海。想想今天所做的规划工作，可能出现在遥远的 2118 年出版的《规划 21 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的某一句话中，也是挺有趣的。

王伊倜

2018 年 8 月于北京

* 苏力·思想的组织形式——《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译序. 来自理查德·A·波斯纳 著，苏力 译，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序 言

奥托尼·J·萨克利夫 (Anthony J. Sutcliffe)

首都和首府城市有其特殊之处。我经常声称我是在一个首都城市中长大的，尽管我住在大伦敦行政边界 50 英里以外的地方。我妈妈为住在埃塞克斯^{*}而自豪，听起来具有乡村气息或者有些“土里土气”，但我的金树枝则是新的现代化的地铁中央线，它带着我以及大量的颠簸、碰撞和空气冲刷以平均每小时 12 英里的速度进入帝国充满烟尘的心脏。冬天我走出电梯时灼热的雾气摩擦着我的喉咙。到了晚上我最好的白色的校服衬衫领口上则沾染了雾霾污渍。然而，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我怀疑过伦敦是我或其他任何人想要居住的唯一地方。

其他首都和首府城市也迅速俘虏了我。我在牛津短暂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巴黎。我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牛津人，但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真正的巴黎人，鄙视粗鲁的省份和所有国外的气候。作为一个游客和历史学家，相比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所有宝藏，我更倾向于平民化的罗马。我曾经辛勤工作去了解和评价世界上最大的首府，同时也是无冕之王，纽约，并赞叹伟大的市长允许我通过双脚认识纽约，也没有常常对我进行严密监视。有一段时间我居住和工作在渥太华，它不是最为庄严优美的首都，但也吸引着我。从我住在高原上开始，我就爱上了那个伟大的无冕之王，法语首府城市——蒙特利尔。

然而，在过去四十年中，我已经适应了英国的乡村生活，虽然离伦敦只有一百多英里，但隔着一个世界。更糟的是，当我拜访那里时愈发感觉不舒服。那些伦敦人可能已经逐渐适应的变化，看起来十分突然，并令人烦恼——星期天的交通堵塞，令人窒息的机动车尾气，和原来的雾霾不一样，它们出现在阳光最充足的夏日里，还有地铁发生故障，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和银行前不知名的流浪者一直延伸到圣保罗教堂，鹅卵石组成的新狄更斯仙境，泰晤士河南岸的维护和拼凑，码头区的丹·戴尔 (Dan Dare) 式景观，和出租车司机吵架，以及街道上的喋喋不休。现在，我正在戴维·威尔逊庄园里完成伦敦建筑史，这里距离舍伍德森林不远，我很少去伦敦，还会在自己曾经熟悉的地方迷失方向，无法顺应大众潮流，过去的记忆也经常失真。但是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全部内容。

不管他们的个人感受如何，城市规划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被首都和首府城市所吸引。它的规模、复杂结构、多样的外部联系以及财富和权力的光环既令人畏惧也令人迷醉，同时他们经常能够获得大量的公开研究成果，媒体稿件和参与者的访谈。他们会普遍意识到与首都和首府以外地区^{**}的联系，他们试图寻找与其他首都和首府城市的竞争以及融合过程。在世界

* 英国英格兰东南部的郡。——译者注

** 原文为 Province，在此处应指的是：the parts of a country except the part where the capital is situated，即专指包围首都城市但在首都城市以外的地区。——译者注

范围内把城市与经济、社会和战略变化联系起来，这些互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主题。不仅仅是符号，首都和首府城市本身就很容易被看作改变的力量，比如，资本主义、不道德行为、骄傲、共产主义、宗教信仰、无政府主义、痛苦、暴食、享乐主义和革命主义。它们的建筑和设计体现了它们的价值，同时它们的文化也被广泛了解和尊重，远胜于它们周边的地区。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首都和首府城市的书和文章出版后比描写它们以外地区的能吸引更多读者，而研究首都和首府城市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会比研究它们以外地区的学者更多地出现在英国的电台和电视台里。

这些特点能够吸引大量的学者，包括城市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以及众多文化研究学者、区域研究学者，甚至处于模糊领域的批判理论家。把规划历史学家吸引到首都和首府城市中来的主要是由经济和地理要素决定的不受控制的开发力量的互动，以及通过公共权力结合有意识的目标和相关理论形成的经过权衡的城市增长方向。作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规划把特点和趋势带入城市增长，使之更加清晰地进入视野。规划，按照普遍认可的定义，贯穿了过去六百年的城市化历史。在这个更广泛的形式里，城市发展是有机生长的过程，而非当局强制推行的结果。有时它会成为狭隘政治力量的表现，如希特勒的柏林和尼禄的罗马，但在这个案例中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权力和野心转化为形式和空间具有自身意义。同时，城市的空间特性对规划和规划决策的应答增加了一个理解维度，规划历史学家比其他城市专家更容易接受。

规划历史学家经常参与比较研究工作，但是首都和首府城市内部的研究对于一个学者而言要求过高难以开展。彼得·霍尔（Peter Hall）对于世界城市化的惊人把握，远远超越了他原来的基础学科地理，把“世界城市”的概念从它古老的德国起源带到了当今世界的主要城市问题和通过规划得出的潜在解决方案中来。像一个巨人雄踞在我们狭隘世界之上，霍尔已经启发了不止一代做比较研究的规划历史学家，但始终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传承者。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的《规划欧洲首都和首府城市》（*Planning Europe's Capital Cities, 1997*）在此系列中是一个独特的论述 19 世纪欧洲城市规划的著作，斯蒂恩·艾勒·拉斯马森（Steen Eiler Rasmussen）和唐纳德·奥尔森（Donald Olsen）在一本书中描述了两或三个首都和首府城市规划，在一个编著者或编著组的组织下形成的合辑更加常见。在此系列中有三本类似的比较研究著述已经出版（Elshehawty: *Planning Middle Eastern Cities* [2004], Almandoz: *Planning Latin America's Capital Cities, 1850–1950* [2002]，和 Sutcliffe: *Metropolis 1890–1940* [1984]），还有很多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著述，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包括会议论文集，比如本书的前身，《首都和首府城市》（*Capital Cities – Les Capitales*），由约翰·泰勒（John Taylor）、让·伦格雷（Jean Lengellé）和卡罗琳·安德鲁（Caroline Andrew）在 1993 年编著。

对规划历史学家来说首都和首府城市作为一个主题的兴起，伴随着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系列图书的过程，本书正是在这个系列中。“规划、历史和环境”（Planning,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系列丛书在 1980 年出版了它关于规划历史的第一本书，当时正值第一届国际城市规划历史大会召开三年之际，会议在伦敦召开，以现在的形式发布了规划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40 余份成果发布，首都和首府城市这个独特的合辑适宜在此系列中出版。

首都和首府城市的七个类型为本书提供了最初的结构。源自彼得·霍尔过去 40 年中不断深入的想法，无须质疑应当选择范围更加宽泛的案例进行研究，除了大城市还应当包括一些小城市，重视功能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关注规模。但是，本书的研究主题，并不是城市本身，而是它们的规划，主要从 19 世纪末现代城镇规划概念和力量出现开始。

首都和首府城市的存在不是来源于它们自身的规模或经济重要性等特征，而是由于它们与整个国家的关系。国家，成为它现在的形式，作为世界上发达地区的政府最常见和有效的解决方式，是从中世纪末期以后缓慢出现的。即便是联邦制国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一般也存在一个全国性的首都。这些国家的多样化和它们的起源使得它们的首都城市没有一般性特征，包括空间特征。可能它们唯一的共同特征是可被感知，这种首都城市经常被看作它们所服务的国家的代表。甚至是存在了很短时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波恩，一个中等规模的地方城市，也选作案例城市，主要因为它与过去的希特勒政权没有明显的联系，它经常被看作二战后德国思考反军国主义、勤勉工作的典型代表。

不管如何，城市或国家当局经常怀有一种共同信仰，那就是首都和首府的面貌在物质空间上可以改变从而产生适应国家或城市神话的景象。他们也追求更高的效率从而使得首都和首府承担它们不断变化的功能。结果经常是更大的建筑和街道，但是开放空间和艺术装饰没有获得发展空间。本书中的论文提及了这些工作，但是它们也被放置在了权力、财富和冲突的大环境下，涉及城市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广大民众和资本的分布。首都和首府城市因此成为广阔的历史力量中的一个参与者和表达者。这些对一个作者来说是最难的议题，但是他们把首都和首府城市及其历史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本书对于历史辩论的潮流和当下规划的议题均有贡献。

编者致谢

我首先要感谢那些让这本书面世的贡献者们，同时要感谢成书过程中提供了帮助和建议的多位朋友——奥托尼·萨克利夫、斯蒂芬·沃德、彼得·霍尔、劳伦斯·韦尔、迈克尔·黑博尔特，丹尼斯·哈迪和安·拉德金都提供了帮助和建议。

加拿大首都研究中心为本书观点讨论提供了场地，卡罗琳·安德鲁和约翰·泰勒作为讨论的主持人。我们还要感谢加拿大国家首都委员会为本场研讨会提供了资金支持。

一个极富热情且天资聪颖的助理研究员团队帮助编者完成了本书原稿。我衷心感谢劳拉·埃万杰利斯塔、韦斯利·海沃德、约翰·科茹什科尼什、凯利·麦克尼科尔、杰弗里·奥尼尔和乔-安妮·鲁达恰克，同时感谢女王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学院的安吉·拉韦为本书项目提供了管理方面的支持。

来自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的两项基金为本书和编者在渥太华的研究提供了支持。富布赖特高级奖学金资助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度过了一年的学术休假，期间我完成了大部分关于本书的项目组织架构。宾大现代艺术研究所有两位彬彬有礼的东道主，盖里·哈克和尤金妮亚·伯奇。

我最感谢的是凯瑟琳·鲁德尔和萨拉·戈登，她们没有因为我舍弃了陪伴她们的时间而抱怨，从而让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游学和写作。我对她们的亏欠无以回报。

戴维·L·A·戈登

金斯顿，安大略省（加拿大的第一个首都……）

2006年3月

插图引用和来源

编辑、作者和出版商对授权本书复制插图的所有者们深表感谢。我们已尽一切努力联系并确认版权所有者，但如果出现任何错误，我们将非常乐意在以后的印刷中予以纠正。

第3章

- 图 3.1 *Source: Lawrence Vale, personal collection*
图 3.2 © Lawrence Vale
图 3.3 *Source: US Commission of Fine Arts Collection*
图 3.4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图 3.5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 Ottawa*
图 3.6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图 3.7 *Source: Bierut (1951)*
图 3.8 *Source: Bierut (1951)*
图 3.9 *Source: Department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Ankara*
图 3.10 *Source: Constantinos Doxiadis Archives*
图 3.11 © Lawrence Vale
图 3.12 *Source: Kenzo Tange Associates; photo: Osamu Murai*
图 3.13 *Source: James Rossant, Conkin Rossant Architects*
图 3.14 *Source: Sri Lanka Urban Authority*
图 3.15 © Lawrence Vale
图 3.16 © Lawrence Vale
图 3.17 © Wesley Hayward

第4章

- 图 4.1 © Paul White
图 4.2 *Source: Paul White redrawn from Rouleau (1988)*
图 4.3 *Source: Evenson (1979)*
图 4.4 *Source: Institut Paul Delouvrier*
图 4.5 *Source: Atelier Parisien d'Urbanisme*
图 4.6 © Anthony Sutcliffe
图 4.7 © Paul White
图 4.8 © Anthony Sutcliffe
图 4.9 © Anthony Sutcliffe
图 4.10 *Source: Noin and White (1977)*

第5章

- 图 5.1 © Michael H. Lang
图 5.2 © Michael H. Lang
图 5.3 © Michael H. Lang
图 5.4 *Source: Punin (1921)*

- 图 5.5 *Source: Gorodskoye khozyaistvo Moskvy (1949) no. 12, following p. 6*

- 图 5.6 © Tretyakovskaya Gallery, Moscow
图 5.7 *Source: Arkhitektura SSSR (1935) nos. 10/11, pp. 26–27*
图 5.8 © Michael H. Lang
图 5.9 © Michael H. Lang
图 5.10 *Source: Kaganovich (1931), cover photograph.*
图 5.11 *Source: Astaf'eva-Dlugach (1979), p. 39*
图 5.12 *Source: Tretyakovskaya Gallery, Moscow*

第6章

- 图 6.1 *Source: 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 Helsinki*
图 6.2 *Source: Helsinki City Museum*
图 6.3 *Source: Helsinki City Museum*
图 6.4 *Source: Helsinki City Archives*
图 6.5 *Source: Museum of Finnish Architecture, Helsinki*
图 6.6 *Source: Helsinki City Museum*
图 6.7 *Source: Helsinki City Museum*
图 6.8 *Source: Lehtikuva Oy*
图 6.9 *Source: Helsinki City Museum*

第7章

- 图 7.1 *Source: Museum of London*
图 7.2 *Source: Museum of London*
图 7.3 © Jane Woolfenden
图 7.4 *Source: Museum of London*
图 7.5 *Source: Purdom (1945)*
图 7.6 *Source: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above) and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below)*
图 7.7 © Jane Woolfenden

第8章

- 图 8.1 *Source: Fujimori (1982), figure 50*
图 8.2 *Source: Collection of Shuniichi J. Watanabe*
图 8.3 *Source: Fukuda (1919), figure 48*
图 8.4 © Kawasumi Photograph Office, photo: Akio Kawasumi
图 8.5 *Source: Collection of Shuniichi J. Watanabe*

第9章

- 图 9.1 *Source: Moore (1902), p. 35*
图 9.2 *Source: Allen (2001), p. 456*
图 9.3 *Sourc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图 9.4 *Source: Moore (1902), frontispiece*
图 9.5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 (1961), p. 47*
图 9.6 *Source: President's Council on Pennsylvania Avenue (1964), p. 55*
图 9.7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 (1997), p. 7*

第 10 章

- 图 10.1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Authority, Canberra*
图 10.2 *Sourc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图 10.3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图 10.4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图 10.5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图 10.6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图 10.7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Authority, Canberra*
图 10.8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Authority, Canberra*
图 10.9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Authority, Canberra*
图 10.10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Authority, Canberra*
图 10.11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Authority, Canberra*

第 11 章

- 图 11.1 © Jeffrey O'Neill
图 11.2 *Source: Federal Plan Commission for Ottawa and Hull (1916), figure 6*
图 11.3 *Source: Gréber (1950), diagram 143*
图 11.4 *Source: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PA-201981143*
图 11.5 *Source: Gréber (1950), diagram 128*
图 11.6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 negative 172-5*

第 12 章

- 图 12.1 *Source: Correio Braziliense – CD Brasília 40 anos, 2000*
图 12.2 *Source: Governo do Distrito Federal/SEDUH*
图 12.3 *Source: Correio Braziliense – CD Brasília 40 anos, 2000*
图 12.4 *Source: Governo do Distrito Federal/SEDUH*
图 12.5 *Source: Governo do Distrito Federal/SEDUH*
图 12.6 *Source: Correio Braziliense – CD Brasilia 40 anos, 2000*

第 13 章

- 图 13.1 *Source: Irving (1981), p. 54*
图 13.2 *Source: Delhi Development Authority (1990) redrawn by Souro D. Joardar*
图 13.3 *Source: Souro D. Joardar*

- 13.4 *Source: Irving (1981), p.77*
13.5 *Source: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Planning Board (1988) redrawn by Souro D. Joardar*
13.6 *Source: Delhi Development Authority (2001)*

第 14 章

- 图 14.1 *Source: Lehwess (1911)*
图 14.2 *Source: Häring and Wagner (1929)*
图 14.3 *Source: Schäcke (1991)*
图 14.4 *Source: Bundesminister für Wohnungsbau Bonn und Senator für Bau- und Wohnungswesen Berlin (1960)*
图 14.5 *Source: Verner (1960)*
图 14.6 *Source: Zwoch (1993)*

第 15 章

- 图 15.1 *Source: Archivio Capitolino, Rome*
图 15.2 *Source: Archivio Capitolino, Rome*
图 15.3 *Source: Archivio Capitolino, Rome*
图 15.4 *Source: Archivio Centrale dello Stato, Rome*
图 15.5 *Source: Archivio Centrale dello Stato, Rome*
图 15.6 *Source: Comune di Roma*

第 16 章

- 图 16.1 *Source: Sarin (1982)*
图 16.2 *Source: Nihal Perera adapted from Kalia (2002)*
图 16.3 *Source: Nihal Perera adapted from Kalia (2002)*
图 16.4 © Nihal Perera
图 16.5 © Nihal Perera
图 16.6 © Nihal Perera

第 17 章

- 图 17.1 *Source: Gouvernement Belge (1958)*
图 17.2 *Source: Journal Le Soir, Brussels*
图 17.3 *Source: European Parliament*
图 17.4 *Source: SCAB (1979).*
图 17.5 *Source: ARAU (1984)*
图 17.6 © Carola Hein
图 17.7 *Source: European Parliament, Brussels*

第 18 章

- 图 18.1(a) *Source: Rockefeller Center Archives*
图 18.1(b) *Source: Rockefeller Center Archives*
图 18.1(c) *Source: Rockefeller Center Archives*
图 18.2 *Source: Dudley (1994)*
图 18.3 *Source: Newhouse (1989)*
图 18.4 © Downtown Lower Manhattan Association
图 18.5 © Downtown Lower Manhattan Association
图 18.6 © Downtown Lower Manhattan Association
图 18.7 *Source: Newhouse (1989)*
图 18.8 *Source: Newhouse (1989)*

作者简介

杰拉尔多·诺盖拉·巴蒂斯塔（Geraldo Nogueira Batista）是巴西利亚大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历史和理论系的教授。他是《巴西利亚建筑指南》（Guiaarquitetura de Brasilia）的作者。

尤金妮亚·L·伯奇（Eugénie L. Birch）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城市研究所的联合主任。她是《美国规划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的联合编辑，是美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历史协会和规划院校联合会的会长，同时作为编辑部成员供职于多个专业期刊。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美国城市中心区生活状况。20世纪90年代她是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成员之一，从2002年开始她作为评判委员会成员为世贸中心挑选设计师。

迪奥尼西奥·阿尔维斯·德弗兰萨（Dionísio Alves de França）是一位建筑师，他目前在日本名古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生院教授建筑方面的课程。

西尔维娅·菲谢（Sylvia Fischer）是巴西利亚大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历史和理论系的教授。她的著述包括《现代巴西利亚的架构》（Arquitetura moderna brasileira）和《建筑遗产的保护》（Preservação do patrimônio arquitetônico）。

戴维·L·A·戈登（David L. A. Gordon）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学院的教授。他是《巴特雷公园城：纽约滨水地区的政策和规划》（Battery Park City: Politics and Planning on the New York Waterfront）的作者，并完成了大量有关规划实施和渥太华规划历史的文章。作为一个实践者，他在1991年和1992年作为共同获奖人获得了加拿大规划师协会国家杰出奖。

伊莎贝尔·古尔奈（Isabelle Gournay）是马里兰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她的著述包括《新特罗卡德罗广场》（The New Trocadéro）和《蒙特利尔大都会》（Montréal Métropole），并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意大利的多个建筑、艺术历史和保护方面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西欧和美国在建筑和都市主义领域中的不同观点（cross-currents）。

丹尼斯·哈迪（Dennis Hardy）是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城市规划方面的退休教授，目前作为自由职业者进行写作和提供咨询。他是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规划、历史和环境》（Planning, History and Environment）丛书的编辑，其中他写作了三本书：《从田园城市到卫星城》（From Garden Cities to New Towns,）、《从卫星城到绿色政治》（From New Towns to Green Politics）和《英格兰乌托邦：社区实验，1900—1945》（Utopian England: Community Experiments, 1900—1945）。他是国际社区研究协会的主席。他最新的著述是《庞德伯里：查尔斯建成的城镇》（Poundbury: The Town that Charles Built）。

彼得·霍尔（Peter Hall）是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规划和更新方向的教授。他写作或编写了近40本有关城市和区域规划的著述，包括《明日城市》（Cities of Tomorrow）、《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和《社会城市》（Sociable Cities，与科林·沃德合著）。他的《16世纪初以来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历史》（Cultural History of Citi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6th century）获得了2005年的国际巴赞基金奖。

卡萝拉·海因（Carola Hein）是布林茅尔学院（宾夕法尼亚州）城市生长和结构方面的副教授。她出版了很多有关当代和历史建筑以及城市规划方面的著述——尤其是关于欧洲和日本的。在过去二十年间，她一直致力于欧洲首都愿景的考察、三个总部城市的现状以及逐渐浮现的多中心首都议题。她的著述《欧洲首都：建筑、城市规划和欧洲人的冲突》（The Capital of Europe. Conflicts of Architecture, Urban Planning and European）在2004年出版。

苏洛·D·乔达尔（Souro D. Joardar）是新德里规划和建筑学院的教授。在这之前他是新德里国家城市事务研究所的教授。他还曾经在克勒格布尔的印度科技研究所和利雅得的沙特国王大学担任过学术职位，并曾在政府和私人规划办公室工作。

劳拉·科尔比（Laura Kolbe）是赫尔辛基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她是《赫尔辛基，波罗的海的女儿》（Helsinki, the Daughter of the Baltic Sea）一书的作者，编写了《芬兰文化史1—5》（Finnish Cultural History I-V），作为共同编者完成了《1945年以后的赫尔辛基大都市发展史》（History of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in Helsinki –

Post 1945) 系列丛书。她的研究方向是芬兰和欧洲历史、城市和大学历史。她的最新研究涉及了 21 世纪赫尔辛基的城市管控和政策制定。科尔比教授还是芬兰城市研究协会的创始者和主席，同时是世界规划历史协会 (International Planning History Society, IPHS) 委员会的成员。

迈克尔·霍拉科·朗 (Michael Holavko Lang) 是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分校研究生院公共政策和管理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是《设计乌托邦：约翰·拉斯金对英国和美国的城市设想》(*Designing Utopia: John Ruskin's Urban Vision for Britain and America*) 一书的作者，同时发表了多篇关于莫斯科规划历史的文章。他教授有关规划和规划历史的课程，以及有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城市规划课程。

弗朗西斯科·莱唐 (Francisco Leitão) 是一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他在巴西利亚中央大学技术系教授有关建筑历史的课程。从 1991 年开始他就为区域联邦政府服务，从事有关城市规划和历史保护方面的工作。

乔治·皮奇纳托 (Giorgio Piccinato) 是罗马第三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系的教授，城市研究系的系主任。1992—1994 年他担任欧洲规划院校协会主席期间，为联合国和欧盟的多个项目提供咨询，包括城市和区域规划、城市保护、专业教育。他的著述包括《都市主义的建构：德国 1870—1914 年》(*La costruzione dell'urbanistica. Germania 1870–1914*)、《拉丁美洲的城市、区域和规划政策》(*Città, territorio e politiche di piano in America Latina*)、《寻找历史中心》(*Alla ricerca del centro storico*) 和《世界城市》(*Un mondo di città*)。

尼哈尔·佩雷拉 (Nihal Perera) 是印第安纳鲍尔州立大学的城市规划副教授和 CapAisa 计划的负责人。他的著述包括《锡兰的非殖民化：斯里兰卡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空间政治》(*Decolonizing Ceylon: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Sri Lanka*) 和《社会和空间：斯里兰卡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后殖民身份认同》(*Society and Space: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y in Sri Lanka*)。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空间的政治。

沃尔夫冈·松内 (Wolfgang Sonne) 是格拉斯哥，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讲师。他曾经在慕尼黑、巴黎和柏林学习历史和考古，并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任教。他的著述包括《国家的代表：20 世纪初的首都城市规划》(*Representing the State. Capital City Plann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奥托尼·J·萨克利夫 (Anthony J. Sutcliffe) 是莱斯特大学历史方向的退休教授。他（和后来的戈登·彻丽共同）创建了《规划视角》(*Planning Perspectives*) 期刊，并组织编写了《历史、规划和环境研究系列丛书》(*Studies in History,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他撰写或编写了多本书籍，包括《现代城市规划的崛起：走向规划的城市》(*The Rise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Towards the Planned City*)、《大都会：1890—1940》(*Metropolis, 1890–1940*)、《巴黎：一部建筑的历史》(*Paris: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以及《伦敦：一部建筑的历史》(*London: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劳伦斯·J·韦尔 (Lawrence J. Vale) 是马萨诸塞州技术研究院城市研究和规划部门的教授和负责人。他撰写了《从清教徒到项目》(*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ojects*)、《重塑公共住房》(*Reclaiming Public Housing*) 和《建筑、权力和民族认同》(*Architecture,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获得了建筑历史协会的斯皮罗·科斯托夫奖。他和山姆·巴斯·华纳共同编写了《想象城市》(*Imaging the City*)，和托马斯·坎帕内洛共同编写了《弹性城市》(*The Resilient City*)。

克里斯托弗·韦尔农 (Christopher Vernon) 是澳大利亚西部大学建筑和现代艺术学院景观建筑学方向的高级讲师。他是国家首都规划机构的设计顾问。他撰写了多篇有关堪培拉的文章，目前正在准备一本有关沃尔特·伯利·格里芬的书。

渡边俊一 (Shun-ichi J. Watanabe) 是东京理科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方向的教授。他撰写了多本书籍，包括《城市规划的诞生：国际视角下的日本现代城市规划》(*The Birth of City Planning: Japan's Modern Urban Planning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他的工作也为他赢得了多个奖项，例如日本城市规划研究所奖。渡边俊一教授还是国际规划历史协会理事会成员。

保罗·怀特 (Paul White) 是设菲尔德大学的前副校长和地理方面的教授。他对巴黎有长期的研究，并形成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述，《巴黎》(*Paris*)，这本书是和丹尼尔·诺林共同完成的（1997 年由威利出版社出版）。他近期的其他工作还包括有关描绘巴黎郊区社会问题的创新文学的研究。

目 录

译者序

序 言 / 奥托尼 · J · 萨克利夫

编者致谢

插图引用和来源

作者简介

第 1 章 20 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	1
戴维 · L · A · 戈登 (David L. A. Gordon)	
第 2 章 首都和首府城市的七种类型	8
彼得 · 霍尔 (Peter Hall)	
第 3 章 20 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设计	15
劳伦斯 · J · 韦尔 (Lawrence J. Vale)	
第 4 章 巴黎：从奥斯曼的遗产到文化至上的追求	38
保罗 · 怀特 (Paul White)	
第 5 章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双城记	58
迈克尔 · H · 朗 (Michael H. Lang)	
第 6 章 赫尔辛基：从区域中心到国家中心	73
劳拉 · 科尔比 (Laura Kolbe)	
第 7 章 伦敦：矛盾之都	87
丹尼斯 · 哈迪 (Dennis Hardy)	
第 8 章 东京：市场力量形成的都市，而非规划力量的作用	101
渡边俊一 (Shun-ichi J. Watanabe)	
第 9 章 华盛顿：规划冲突无法调和的特区历史	115
伊莎贝尔 · 古尔奈 (Isabelle Gournay)	
第 10 章 堪培拉：卓越的景观	130
克里斯托弗 · 韦尔农 (Christopher Vernon)	

第 11 章 涅太华 - 赫尔：从木材小镇到国家首都 戴维 · L · A · 戈登 (David L. A. Gordon)	150
第 12 章 巴西利亚：位于内陆腹地的首都 杰拉尔多 · 诺盖拉 · 巴蒂斯塔 (Geraldo Nogueira Batista)、西尔维娅 · 菲谢 (Sylvia Ficher)、弗朗西斯科 · 莱唐 (Francisco Leitão) 和迪奥尼西奥 · 阿尔维斯 · 德弗兰萨 (Dionísio Alves de França)	164
第 13 章 新德里：从帝国首都到民主国家的首都 苏洛 · D · 乔达尔 (Souro D. Joardar)	184
第 14 章 柏林：政治体系变革下的首都 沃尔夫冈 · 松内 (Wolfgang Sonne)	198
第 15 章 罗马：超越常规规划的大事件造就了城市发展 乔治 · 皮奇纳托 (Giorgio Piccinato)	214
第 16 章 昌迪加尔：印度的现代化试验 尼哈尔 · 佩雷拉 (Nihal Perera)	226
第 17 章 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和“欧洲之都” 卡萝拉 · 海因 (Carola Hein)	237
第 18 章 纽约：超级首府——公私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 尤金妮亚 · L · 伯奇 (Eugénie L. Birch)	253
第 19 章 首都和首府城市未来将走向何处？ 彼得 · 霍尔 (Peter Hall)	270
参考文献	275
主题索引	301

第 1 章

20 世纪的首都和首府城市

戴维 · L · A · 戈登 (David L. A. Gordon)

1 20 世纪见证了全球范围内首都和首府城市数量的空前增长。1900 年只有大约 40 个首都和首府城市；其中一半在拉丁美洲，它们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 19 世纪末的衰败而产生的。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余波敲响了奥匈帝国、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丧钟；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英法帝国的逐渐崩溃；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见证了苏联的消亡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因此，到 2000 年已经有超过 200 个首都和首府城市。而这已经具备足够的理由形成一本书，专门致力于阐述 20 世纪首都和首府城市的规划和发展。

另一方面，本书的关注点不仅仅在于最近产生的首都和首府城市。实际上，组成本书核心部分的案例城市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伦敦和罗马的开发对规划师和政治家表现出巨大的挑战，巴西利亚和昌迪加尔的设计和建筑也一样。简单来说，本书试图发掘是什么导致了首

都和首府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不同，为什么它们的规划是独特的，以及为什么每个首都和首府城市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性。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我们求助于彼得 · 霍尔的“首都和首府城市的七种类型”——多功能首都；全球首都；政治首都；前首都；前帝国首都；区域性首府；超级首都和首府——他会在本书第 2 章中详细叙述，并明确每类首都和首府城市的功能和特征，区分它们部分重合的角色。书中每一个首都和首府城市都会被划入七类中的一类或几类，比如，纽约既是地区性首府也是一个超级首府，东京是一个多功能首都也是一个全球首都，伦敦同时是全球首都和多功能首都，还是一个前帝国首都。

彼得 · 霍尔根据首都和首府城市的功能和形成优势地位的原因给它们分了类，在此基础上，劳伦斯 · 韦尔 (Lawrence Vale) 在第 3 章阐述了城市设计。就像他说的，“首都

和首府城市的规划、设计和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密不可分，它们为首都和首府城市提供了场所并塑造了它们的发展”。他针对三个关键性的发展背景分析 20 世纪首都和首府城市的城市设计政策和行动，这三个背景是：帝国的瓦解，新联邦体制的出现，以及超国家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得出结论，不管哪一种因素影响了首都和首府城市，所有这些都力求保持首都和首府城市的面貌与“符号中心性”，并且“20 世纪城市设计仍然是公众对首都和首府城市产生预期和反应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 2 章和第 3 章为我们选择案例城市提供了一个平台。第一个案例城市是巴黎，一个多功能城市的原型。然而，就像保罗·怀特（Paul White）阐述的那样，在这个城市的规划历史上，20 世纪的前 60 年是一个停滞期。实际上，直到今天，巴黎内城仍然保持着奥斯曼规划的样子，他的规划计划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采用，更多的是把这个城市当作一个巨大的城市区域而非一个国家首都。过去四五十年间的战略规划把重点放在首都区域内的管理开发和改善严重的不均衡上。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竞争，巴黎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去保持它作为世界性主要首都城市的地位。政治家和规划者都试图通过提高城市的文化形象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通过创建首都具有吸引力的单一区域，而是贯穿整个巴黎内城布置新的开发（第 4 章）。

迈克尔·朗在第 5 章从规划历史的视角提供了俄罗斯现在和以前的首都的概述，这些首都如他所说都具有“极权主义统治者残酷手腕不可磨灭的烙印”。圣彼得堡，18 世纪由彼得大帝创建，1918 年以前是俄国首都。

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圣彼得堡城市中心拥有辉煌壮观的建筑，也拥有所有首都当中最差的房屋和服务。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列宁把首都迁回莫斯科，在彼得沙皇着手建立这座“像鹰一样飞翔的城市”以前，它一直是首都。毫无疑问，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莫斯科的总规划师。然而，很多革命前的建筑师和规划师还留在莫斯科帮助建设一座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城市，把国外的理念和俄罗斯传统设计融合起来以满足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与西方的竞赛是这个城市发展的长期推动力量。结果造成了莫斯科的增长失控，民众无法获得适宜住房。现在谈论苏联社会主义瓦解和私人市场重新引入对多种功能的莫斯科和前首都圣彼得堡的长期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也许为时尚早。

接下去一章（第 6 章）的主题是赫尔辛基，它在 1812 年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裁定成为芬兰自治大公国的首都。劳拉·科尔比介绍了城市规划措施如何为应对该城市的快速发展而被引入。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编制，但是从未得到批准。芬兰 1917 年获得独立；1918 年发生了血腥内战，此时沙里宁和荣格也提出了第二版总体规划（*Pro Helsingfors*）。* 这个规划在 20 世纪对赫尔辛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芬兰同苏联进行战争的几年是城市发展的转折点，但直到 1959 年，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才成为强制性规划。五年以后，赫尔辛基第一个城市规划部门成立，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为城市中心编制了他的第二个规划。

* 原句为 Finland gained independence in 1917; bloody civil war followed in 1918, but so too did Saarinen and Jung's master plan *Pro Helsingfors*.——译者注